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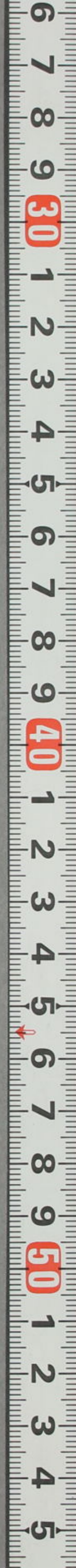


荀子
子
菱
釋

七

□ 13
3430
7

329



冊八
號二子
函八十

門口13
號3430
卷7

荀子卷第十六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鼎



正名篇第二十二 是時公孫龍惠施之徒亂名改作

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以是為非故作正名篇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一曰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况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事以驗名案本書作檢

後王之成名 後之王者有素定成就之刑名從商爵

名從周 文名從禮是商之刑法未聞康誥曰殷罰有倫

謂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文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 成俗舊俗方言也期會也

荀子 卷十六 正名篇 嘉善謝氏

者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為通遠方異俗之名之乖
 遂以為通而散名之在人者舉名之分生之所以然
 不改作也理人生善惡故有必然之性也性之和所生精合
 者謂之性是所受於天之性也性之和所生精合
 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和陰陽冲和氣也事在使
 合感應不使而自然言其天性如此也精合謂若耳
 目之精靈與見聞之物合也感應謂外物感心而來
 應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人性感物之後分情
 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情雖無極心擇可慮也心慮而能
 為之動謂之偽偽矯也心為矯拂其本性也慮積焉能
 習焉而後成謂之偽能矯其本性也積久習學然後
 作為非也觀荀此篇及禮論等篇偽即今之為字故
 曰桀紂性也堯舜偽也謂堯舜不能無待於人為耳

後儒但知有真偽字昧古六書之法而訾之正利而
 者眾矣下兩而為承上文亦必本是而偽正利而
 為謂之事為正道之事利則謂之正義而為謂之行
 苟非正義則謂之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
 合謂之智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謂之智亦當
 同上作謂之知而皆讀為智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謂
 耳下能字亦可不分兩音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謂
 之能智有所能在人者謂之能能之在人者謂
 之能首智字衍注當云在人者有所能謂之能此似有
 誤能有所合謂之能任其事耐乃來乃代謂堪性
 傷謂之病傷於天性節遇謂之命節時也命者略舉此
 然命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也略舉此
 散名之在人者而後王可因襲成就素定之名也故
 而或者乃為堅白之說以是為非斯亂名之尤也故

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
 一焉道謂制名之道志通言可曉也禮記曰黃帝正
 名百物以明民慎率民而一焉言不敢以異端
 改作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訟
 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新序曰子
 產決鄧析
 教民之難約大獄袍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袍衣襦袴
 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鄭國大亂民口謹
 譁子產患之於是討鄧析而僂之民乃服故其民莫
 是非乃定是其類也○今本新序缺此文故其民莫
 敢託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慤慤則易使易使則
 公其民莫敢託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壹於道法而謹
 於循令矣如是則其迹長矣迹王者所立之迹也下
 不敢亂其名畏服於上
 故迹長也反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
 長丁丈反

也謹嚴也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
 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奇辭亂
 實故法
 吏迷其所守偏儒疑其所習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
 於新名名之善者循之不善者作然則所為有名與
 所緣有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緣因也樞
 要大要總
 名也物無名則不可分辨故因而有名也名不可一
 貫故因耳目鼻口而制同異又不可常別雖萬物萬
 殊有時欲舉其大綱故制為名之樞要謂若謂之禽
 知其二足而羽謂之獸知其四足而毛既為治在正
 名則此三者不可異形離心萬物之形各異則分
 不察而知其意也異形離心言人心知其不
 同也此已下交喻異物名實玄紐玄深隱也紐結
 明有名之意
 立名使物物而交相譬喻之則名實深隱紛結難知也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
 荀子

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
 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無名則物雜亂故智者為之
 分界制名所以指明實事也
 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
 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為有名也。有名之
 意在此
 然則何緣而以同異。設問覆明同異之意也曰緣天官。天官目鼻口
 心體也。謂之官言各有所司主也。緣天官言天官謂之同則同謂之異則異也。凡同類同情
 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
 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同類同情謂若天下之馬雖白
 所以共其約名也。上宋本有各為制三字。衍形體色理
 也。○注未名也。上宋本有各為制三字。衍形體色理
 以目異。萬物形體色理以目別異之而制名。聲音清
 萬物形體色理以目別異之而制名。聲音清

濁。調竽奇聲以耳異。清濁宮徵之屬。調竽謂調和笙
 者也。不言革木之屬。而言竽也。竽笙類。所以導眾樂
 黃帝使冷綸取竹作管。是竹為聲音之始。莊子天籟
 也。○調竽二字。上下必有脫誤。不必從為之辭。甘
 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奇味眾味之異者也。香臭芬鬱腥臊
 之異者也。
 酒酸奇臭以鼻異。曰鳥曠色之香氣也。鬱腐臭也。禮記
 酒之酸氣也。奇臭眾臭之異者。氣之應鼻者為臭。故
 香亦謂之臭。禮記曰。皆佩容臭。或曰酒當為漏。篆文
 稍相似。因誤耳。禮記曰。馬黑脊而股臂漏。鄭音樓。樓
 帖臭者也。○酒从水。西聲。古音與辛相同。酒酸猶辛
 酸。辣氣之疾。養倉熱滑。鉞輕重以形體異。疾養倉熱滑
 觸鼻者。疾養倉熱滑鉞輕重以形體異。疾養倉熱滑鉞
 寒也。滑與汨同。鉞與披同。皆壞亂之名。或曰滑如字
 鉞當為鉞。傳寫誤耳。與澀同。輕重謂分銖與鈞石也
 此皆在人形體別異之而立。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欲
 名也。倉初亮反。又楚陵反。

以心異說讀為脫誤也脫故心有徵知能徵召也言心
 之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緣因
 心能召萬物故可以因耳而知聲因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徵
 形為之立名心雖有知不因耳目亦不可也然
 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然後可也天官耳目也
 反簿簿書也當簿謂如各主當其簿書不雜亂也類
 謂可聞之物耳之類可見之物目之類言心雖能召
 所知必將任使耳目令各主掌其類五官簿之而不
 然後可也言心亦不能自主之也類
 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
 以同異也五官耳目鼻口心也五官能主之而不能
 不知也以其如此故聖人分別然後隨而命之
 因立同異之名使人曉之也同則同之異則異之
 之後然後隨所名而命之也同則同之異則異之
 已下覆明制名樞要之意也

則同名異單足以喻則單不足以喻則兼單物之
 類則異名兼復名也喻曉也謂若止喻其物則謂之馬喻其毛
 兼復名也喻曉也謂若止喻其物則謂之馬喻其毛
 色則謂之白馬黃馬之比也注復名宋本作復名
 案復亦與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其雖其不為害矣謂
 復通用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其雖其不為害矣
 名復名有不可相避者則雖其同名其謂若單名謂
 之馬雖萬馬同名復名謂之白馬亦然雖其不害於
 分別知其實者之異名也故使其實者莫不異名也
 不可亂也知謂人心知之其實者異名則猶使其實
 者莫不同名也實者有時而同一名也或曰其實當
 為同實言使其實者異名其不可故萬物雖眾有時
 相亂猶如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故萬物雖眾有時
 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其名也推而其之
 其則有其至於無其然後止推此其名之理則有其
 至於無其言自同至於

異也。起於總謂之物，散為萬名。有時而欲徧舉之，故是異名者，本生於別，同名者也。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止。言自異至於同也。謂總其萬名，復名也。言此者，所以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別異名，同名之意。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故宜，言名本無定也。之。若約為天，則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人皆謂之天也。則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實名，謂以名實各使成言語。而不拂，謂之善名也。經疾平易，而不違拂，謂易曉之名。解者拂，物有同狀而異所者。謂若兩馬同狀，各有異狀而同所者。謂若老幼異狀，同是一處之類也。各有異狀而同所者，身也。蠶蛾之類，亦是也。可別也。狀同而

為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即謂兩馬之類，名雖可狀變而實無別，而為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狀雖變而實不別，為異所，則謂之化。化者，改舊故謂之。實，此名若田鼠，化為鴛鴦之類，雖有化而無別異，言其實一也。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稽考其實而也。此制名之樞要也。此皆明制名之大，後王之成名，不可不察也。此三者，制名之實，後王不可不察也。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己，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見侮不辱，宋子之言也。聖人不愛己，未莊子。宋子言見侮不辱，則使人不鬪，或言聖人不愛己而愛人，莊子又云殺盜賊不為殺人，言此三者，徒取其名，不究其實，是惑驗之所以為有名，而觀其孰於用名，以亂正名也。正名篇

行則能禁之矣。驗其所為有名本由不喻之患困廢與否則能禁也。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山淵平即莊子云山與澤平也情欲寡即宋子云人之情欲寡也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樂墨子在當時所命耳後世遂從而改亂名之人既以高下是古人之一言未必物之實也則我以山泉為平奚為不可哉古人言情欲多我以為寡芻豢甘大鍾樂我盡以為不然亦可也此惑於用實本無定以亂古人之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孰調則能禁之矣。驗其所緣同異本由物一貫則不可分別故定其名而別之今山淵平之說以高為下以下為高若觀其精孰得調理與否也非而謁楹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非而謁楹有牛未詳所出馬非馬是公孫龍白

馬之說也白馬論曰言白所以命色也馬所以命形也色非形形非色故曰白馬非馬也是惑於形色之名而亂白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名約即名之樞要也以用也悖違也所受心之所今馬非馬之說則不然若用其心之大要本以稽實定數所受者違其所辭者則能禁之也凡邪說辟言之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辟讀為僻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辨也。明君守聖人之名分不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其故故事也言聖人謹守名器以之他事亂之故老子曰國故明君臨之以執道之以道達之不可以示人也。道以正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辨執惡用矣哉申重也章明也論謂先聖格言但用此道馭之

不必更用辨執也辨今聖王沒天下亂姦言起君子
 說謂說其所以然也無執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辨說也
 荀卿自述正名
 實不喻然後命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說說不
 喻然後辨命謂以名命之也期會也言物之稍難名
 曉也謂若白馬但言馬則未喻故更以白會之若是
 事多會亦不喻者則說其所以然若說亦不喻者則
 反覆辨故期命辨說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業之始
 也無期命辨說則萬事不行故曰王業之始也名聞而
 實喻名之用也於易知也本在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累
 而成文辭所以為名之華麗詩書之言皆是也或曰
 麗與儷同配偶也注麗與儷同舊本脫與儷二字
 補今麗俱得謂之知名其所則為知名名也者所以

期累實也名者期於累數其實以成言語或曰累實
 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辭者說事之言兼
 數異實之名以成言辭猶若元年春王正月公辨說
 即位兼說公實之名以論公即位之一意也辨說
 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動靜是非也言辨
 實之名所以喻是非之理辭期命也者辨說之用也
 者論一意辨者明兩端也期謂委曲為名以會物也
 期與命所以為辨說之用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辨
 所以為心思想象之道故心也者道之工宰也工能成
 心有所明則辨說也道也者治之經理也經常也理條貫也
 主物心之於道也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言經為說成文
 貫條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言經為說成文
 道說能合心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辨異而不過推類
 辭能成言也

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盡故以王道而辨姦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謂正名而期以會物使人不惑也質物之形質質請而喻謂若形質自請其名然而諭知其實也辨異而不過謂足以別異物則已不過說也推類而不悖謂推同類之物使其其名不使乖悖也聽則合文辨則盡故謂聽它人之說則取其合文理者自辨說則盡其事實也正道謂正名之道持制也竄匿也百家無所隱竄言皆詐也其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辨說也是時百家曲說皆競自矜伐故述伐德之色也白道明道也冥窮謂退而窮處也詩曰顯顯印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此之謂也詩大雅卷阿之

篇顯顯體貌敬順也印印志氣高朗也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祇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以仁心說謂務於開心聽謂悚敬而聽它人之說不爭辨也以公心辨謂以至公辨它人之說是非也以不動乎眾人之非譽動不以眾人是非而為之不治觀者之耳目其所辨說不惑不賂貴者之權執不為貨賂而移不利傳碎者之辭利謂悅愛之辭讀為僻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辨說也吐而不能奪利或為和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

也。逸詩也。漫謂漫漫長夜貌。騫咎也。引此以明辨說得其正。何憂人之言也。

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

涉然。深入之貌。俛然。俯就貌。俛然而類。謂列是非。似若不齊。然終歸於齊也。差。不齊貌。謂論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苟之姦也。通謂得其理。故名足以指實。辭足以見極。則舍之矣。使所史反。本也。外是者。謂之訛。是君子之所弃而愚者。拾以為己寶。是務為難說耳。君子不用也。故愚者之言。易然而粗。噴然而不類。諛諛然而沸。故與忽無根本貌。粗。疎略也。噴。爭言也。助革反。或口與蹟同。深也。諛諛。多言也。謂愚者言淺則疎略。深則無統類。

又諛諛然。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者也。

誘。誑也。但欺誑其名而不正。眩。惑其辭也。故窮藉而無而不實。又不深明於志義相通之理也。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藉。踐履也。才夜反。謂踐履實於立名。而故知者之言也。知。讀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而愚者反是。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詩。小雅之篇。毛云。蜮。短狐也。靦。好也。鄭云。使女為鬼。為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姑。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作此歌求女之情。展轉極於是也。

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

凡。言

嘉善謝氏

正名篇

嘉善謝氏

治待使人盡去欲然後為治則無凡語治而待寡
 道欲之術而反為有欲者所困也
 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
 若待人之寡欲然後治之則是無節
 欲之術而反為多欲者所困故能導
 有欲無欲異類
 也生死也非治亂也
 二者異類如生死之殊非治亂
 所繫治亂所繫在於導欲則治
 不導欲也
 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數也非治亂也
 人情必然之數也治亂所繫在節欲
 則治不節欲則亂不在欲之多寡也
 欲不待可得而
 求者從所可之則從其所欲雖未可得
 以有欲之意求
 字今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
 求者從所可受乎心
 刪正
 也
 天性有欲心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
 為之節制
 多固難類所受乎天也
 此一節未詳或恐脫誤耳或
 日當為所受乎天之一欲制

於所受乎心之計其餘皆衍字也一欲大凡人之情
 欲也言所受乎天之欲皆制節於所受乎心之計度
 於天之計度亦受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
 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
 生而可以死也
 此明心制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
 之也
 動謂作為也言欲過多而所作心之所可中理
 為不及其欲由心制止之也
 則欲雖多奚傷於治
 所謂謂心以為可也言若心止
 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
 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
 寡奚止於亂
 心使之失理則欲故治亂在於心之所
 可於情之所欲
 雖寡亦不能止亂
 故治亂在於心之所
 所也雖曰我得之失之矣
 所在心也性者天之就也

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欲為可得而求之。
情之所必不免也。性者成於天之自然。情者性之質。於有欲也。以欲為可得。今從元刻。以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心以欲為可得。而道達。故雖為守門。欲不可去。夫人各有心。故雖至性之具也。雖為天子。欲不可盡。具全也。若全其性之所欲。雖為天子。欲雖不可盡。以近盡也。以用也。近盡。近於盡欲也。言天子雖不可肆之。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雖至賤。亦不可去。欲若為之。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慮者欲節求也。為賤者之謀慮。皆在節其所求之欲也。○注賤者舊本作貴賤。

訛。今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道謂改正。儒者之所守也。進退亦謂貴賤也。道者貴則可以知近。盡賤則可以知節。求天下莫及之也。
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道則皆從道也。假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為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也哉。有人欲往南而惡往北也。欲南北無寡。謂北雖至寡。猶惡之也。言此人既欲南而惡北。豈為夫南之不可得盡。因有捨南而走北乎。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為夫所欲之不可盡也。離得欲之道。而取所惡也哉。今夫人情欲雖至多。猶欲欲之不可得盡。因有取所惡哉。言聖人以道節欲。則各安其分矣。而宋墨之徒。不喻斯理。而彊令去欲。寡

嘉善謝氏

欲此何異使之離南而北走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
 捨欲而取惡必不可得也
 之而亂則從之奚以損亂而過此也
 不可道而離
 之奚以益之而治此明上合道雖為有欲之說亦可
 從之不合道雖為去故知者論道而已矣
 小家珍說
 欲之說亦可離之也
 之所願皆衰矣
 知治亂者論合道與不合道而已矣
 墨之家自珍貴其說願人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
 而去欲寡欲者皆衰矣
 而來也其去也所惡未嘗粹而往也
 故人無動而不
 可以與權俱
 粹全也
 凡人意有所取其欲未嘗全
 來意有所去其惡未嘗全去皆所不
 適意也
 權者稱之權所以知輕重者也
 能權變通時
 故以喻道也
 言人之欲惡常難適意故其所舉動而
 不可不與道俱
 不與道俱則惑於欲惡矣
 故達道者
 不戚戚於貧賤
 不汲汲於富貴
 故能遣夫得喪欲惡

不以介懷而衡不正則重懸於仰而人以為輕輕懸
 欲自節矣
 於俛而人以為重此人所以惑於輕重也
 衡稱之衡
 偏舉也
 衡若均舉之則輕重等而平矣
 若偏舉之則
 重懸於仰輕輕懸於俛而猶未平也
 遂以此定輕重是
 也
 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為福福託於惡而人
 以為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
 權不正謂不知道
 不正者也
 禍託於欲謂無德而祿因以為福不知禍
 不旋踵也
 福託於惡謂若有才未偶因以為禍不知
 先號後笑也
 言不知道
 道者古今之正權也
 離道而
 則惑於倚伏之理也
 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
 道能知禍福之正如權
 則不知輕重離道易者以一易一
 人曰無得亦無喪也
 易謂以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
 物相易以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

曰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
 一人莫之為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
 喪從道則無所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
 得離道則無所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為
 之不明其數也累積也嫌惡也此謂不有嘗試深觀
 其隱而難其察者有讀為又雖隱而難察以志輕理
 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之理為道外重物而不內憂者
 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
 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
 耳聽鍾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

平簞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賺也嚮
為亨獻也謂受其獻也賺足也快也史假而得問而
記樂毅曰先王以為賺於志賺口簞反假而得問而
 賺之則不能離也假或有入問之豐以為足其故嚮
 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
 物也養生也粥壽也也皆當為故欲養其欲而縱其
 情縱其情則欲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
 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皆外重物如此者雖封侯
 稱君其與夫盜無以異乘軒戴綬其與無足無以異
 絕與冕同夫盜元刻無夫字乘軒上夫是之謂以
 有雖字無足當謂貧人之本不足者夫是之謂以
 已為物役矣已為物心平愉則色不及備而可以養

目所視之物不及備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以養口。麤布之衣。麤紉之履。而可以養體。蔬食當作疏食。○屋室廬庠。葭橐蓐。尚机筵。而可以養形。廬草屋也。庠屋如橐。庠者葭蘆也。以廬庠為屋。或曰尚言尚古。猶若稱尚書之尚也。尚机筵質朴之机筵也。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執列之位。而可以養名。名執列也。如是以無貪利而加天下焉。其為天下多。其和樂少矣。下之權則為天下必多。夫是之謂重己。役物。心平愉。則欲惡有節。不能動。故能重己。而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無稽之言。言無考驗。者也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

之謀謂在幽隱人所不聞見者。君子九當戒慎。不可忽也。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觀。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苑作無類之說。不戒之行。不贊之辭。君子慎之。此三句不似此篇之意。思誤在此耳。○案此篇由孔子必也正名之。推演之。極言人不能無欲。必貴乎導欲。以合乎道。而不貴乎絕欲。此荀子之闢小家珍說。而與孔孟所言治己治人之旨相合。後儒專言遏制淨盡者。幾何不潰矣。

文條理也。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
 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
 道，導與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
 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枸木必將待
 櫟栝烝矯，然後直。櫟栝，讀為鉤曲也。下皆同。櫟栝，正曲
 之使也。烝，謂烝之使柔。烝，謂矯。謂矯
 直也。鈍金，必將待礪厲，然後利。礪，皆磨也。厲，與礪
 同。注礪，舊作勵，誤。
 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
 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
 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
 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

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使皆出於治，合於道者
 也。矯，疆抑也。擾，馴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為君
 子。縱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為小人。用此觀之，然
 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孟子曰：人之學者，其
 性善。孟子言人之有學，適所以成其天性。曰：是不然。
 之善，非矯也。與告子所論者是也。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偽之分者也。不
 知，謂智慮淺近，不能及於知。猶言
 不到也。書曰：予沖人，不及知也。凡性者，天之就也。
 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
 能所事而成者也。聖人之所生，明非天性也。事，為也。
 任也。周禮：太宰職：六曰：事典，以富
 邦國，以任百官。鄭云：任，事也。○鄭注
 本云：任，猶傳也。玩揚意，却只作事。不可學，不可事。

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不可學不可事謂不學而能不事而成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可見之明常不離於目可聽之聰常不離於耳也。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如目明耳聰之不可學於學是乃天性也。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孟子言失喪本性故惡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之。資材也。言人若生而任其性則離其質朴而用此觀之然則偷薄離其資材而愚惡其失喪必也。人之性惡明矣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不離質朴資材自得美利使夫資朴不假飾而善此則為天性。

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使質朴資材自善如聞見之聰故曰目明而耳聰也。性不離於耳目此乃天性也。性飢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飢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所以代尊長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悖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禮義從何而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本也言禮義生於聖人矯偽抑制非本生於人性也故陶人埴埴而為器陶工也埴擊也埴黏土也擊黏土而成器埴音羶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言陶器自是生於工人學而為之非本生於人性自能為之也或曰工人當為陶人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自是聖人矯人性而為之如陶人工人然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

於人之情性者也膚理皮膚文理也佚與逸同人勞苦則皮膚枯槁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受性自爾不待學而知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者謂之生於偽是性偽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徵驗故聖人化性而起偽言聖人能變化本性而興起矯偽起於性而生禮義老子曰智惠出有大偽莊也皆言非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其本性也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眾其不異於眾者性也所以異而過眾者偽也聖人過眾在能起偽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人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拂違戾也或曰

拂字從木，勿弗擊也。方言云：自關而西謂之拂。今之農器連枷也，且發辭也。○拂奪，宋本作拂奪，注同。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乎國人矣。凡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為其性惡所以欲為善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執，苟有之中者，必不及於外。既有富貴於中，故不及於外也用此觀之，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無於中，故求於外也猶貧願富之比。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生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而已。元刻作性而已。下同。人無禮義

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生而已則悖亂在己。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不矯而為之則悖也。性惡也。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善惡之分在此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有讀為又，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以性善為不然者，謂人之性惡也。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為之立君上之執以臨之。明

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
當試去君上之執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
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人之相與也倚任也或曰倚若
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眾者暴寡而譁之暴於寡
而誼譁之不天下之悖亂而相亾不待頃矣頃少頃
使得發言也天下之悖亂而相亾不待頃矣頃少頃
為須須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節
徵凡論者貴其有辨合有符驗辨別也周禮小宰聽
云別之為兩兩家各執其一符以竹為之亦相合故
之物言論議如別之合如符之驗然可施行也

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
善無辨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
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善
禮義也性惡則興聖王貴禮義矣故隙枯之生為枸
木也繩墨之起為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為性惡也
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直木不
待隙枯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隙枯烝矯然
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
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
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問者曰禮義積偽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言禮義雖是積偽所為亦皆人之天性自應之曰是不然有聖人能生之眾人但不能生耳夫陶人埴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陶人亦性而能瓦埴哉亦積偽然後成也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夫聖人之於禮義也存則陶埴而生之也。存讀為響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本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言皆惡也今將以禮義積偽為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所以貴堯禹者以其能化性異於眾也。有讀為又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偽偽起而生禮義

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偽也亦陶埴而生之也。聖人於禮義猶陶人埴埴而生瓦用此觀之然則禮義積偽者豈人之性也哉。既類陶埴而生所賤於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桀跖小人是人之本性也天非私曾騫孝己而外眾人也。曾騫曾參閔子騫也孝己殷高宗之太子皆有至孝之行也然而曾騫孝己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綦於禮義故也。三人能矯其性極為禮義故也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孝具能具孝道敬父當為敬文傳以秦人之寫誤耳敬而有文謂夫婦有別也

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基禮義則

為曾閱慢禮義則為秦人明性同於惡唯在所化耳若以為性善則曾閱不當與眾人殊齊魯不當與秦人異也

塗之人可以為禹曷謂也塗道路也舊有此語今引以自難言若性惡何故塗

之人皆可也曰凡禹之所以為禹者以其為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

有之皆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

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為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

能仁義法正也唯讀為雖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

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

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

之正不然以塗之人無可知可能之論為不然也今塗之人者皆內可

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

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

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之可知之

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使塗之人伏

術為學專心一志思索執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

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伏術伏膺於術執察精執而察加日累日也縣久縣

繫以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矣雖性惡若積習則可為聖人書曰惟

狂克念作聖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使為以其性惡。故小人可以為君子。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為禹。則然。塗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故塗之人。可以為禹。下元刻有未。必雖。然也。塗之人。可以為禹。十一字。宋本無。不能為禹。無害。可以為禹。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為事也。業。然而未嘗能相為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為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為。然則。能不能之。

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為明矣。工賈可。而不能相為。是。可與能不同也。可與能。既不同。則終。不可以相為也。此。明禹亦性惡。以能積。偽為聖人。非。禹性本善也。聖人異。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於眾者在。化性也。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為不然。引此。亦以明性。性原曰。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五。情之品。有三。而巳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善而巳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善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

性惡篇

嘉善謝氏

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
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
也有所甚有所不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
七也心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
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
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
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
者也得其始而失其終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
知其必以貽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生也其母視
知其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惑知若敖氏
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
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疑疑然文王之生也其母不
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
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煩人之性果為善
雙之舜故曰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之性善惡
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
也得其始而失其終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
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
罪是故上者可學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
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老

佛而言也雜老佛而言有聖人之知者有七君子之
乏也者奚言而不異有聖人之知者有七君子之
知者有小人知之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
終日議其所以言之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
之知也文謂言不鄙陋也類謂其統類不乖謬也難
如一是聖人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若佚之以繩是士
人之知也法徑易也省謂辭寡論而法謂論議皆有
君子之知也法不放縱也論或為倫佚猶引也佚以
繩言其直也聖人經營事廣故曰多其言也諄其行
也諄其舉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相違也○宋本諄
作諄悔作悔齊給便敵而無類雜能芴魄而無用疾
今從元刻齊給便敵而無類雜能芴魄而無用疾
也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便謂輕巧敵速也無類
首尾乖戾雜能多異術也芴魄廣博也無用不應於
荀子 卷十七 性惡篇 十一 嘉善謝氏

用便匹延反魄音薄○無用折速粹孰而不急折謂
 宋本元刻俱作母用注同辭捷速粹孰不恤是非不
 所著論甚精孰也速謂發辭捷速粹孰不恤是非不
 論曲直以期勝人為意是役夫之知也惠施之論也
 徒自勞苦爭勝而不知禮義故曰役夫之知也
 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謂中立而不倚無回邪也
 先王有道敢行其意言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
 俗於亂世之民循順從也俗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
 所亾無富貴唯仁所在謂富貴禮記曰不所多積多
 窮且之仁之所亾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
 雖富貴去之注非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
 得權位則與天下之人天下不知之則傀然獨立天
 同休戚苦或為其也

地之閒而不畏是上勇也傀傀偉大貌也公回反或曰傀與塊同獨居之貌也
 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大重也齊信謂整齊於信也
 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尚上也
 也牽引也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恬安也謂安於禍難也而廣自解說言以
 解勝人也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為
 意是下勇也苟免上當脫三字繫弱鉅黍古之良
 弓也繫弱封父之弓左傳曰封父之繫弱鉅與拒同
 距來司馬貞云言弓弩然不得排檄則不能自正
 執勁足以拒於來敵也桓公之葱大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
 排檄輔正弓弩之器檄巨京反桓公之葱大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
 之召闔閭之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

葱闕錄名齊桓公齊太公周文王楚莊王之劍名皆
 七啓說劍云雕以翠綠亦其類也名劍光采恍惚難
 視以形爲名也闕未詳或曰闕缺也劍至利則喜缺
 因以爲名鉅闕亦是也干將莫邪巨闕皆吳王闔閭
 劍名薛闕未詳新序闔閭即謂齊宣王曰薛闔閭
 天下之良劍也或曰薛闔閭即謂齊宣王曰薛闔閭
 黑色也湛盧言湛然如水而黑也又張景陽七發說
 劍曰舒不常李善云碎卷也言神劍柔可卷而懷
 之舒則可用碎闔或此義歟名舊本作舒說今改
 正注然而不加砥厲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
 騶騶驥織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皆周穆王八
 駿名騶驥讀爲
 與此不同織離即列子盜驪也然而前必有銜轡
 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
 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

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
 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
 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
 相順從也或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僞也
 日靡磨切也所見者汗漫淫邪貪利之行也汗穢行也漫誕漫欺
 行漫我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
 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
 矣靡而已矣

君子篇第二十四 凡篇名多用初發之語名之此篇
 皆論人君之事即君子當爲天子
 恐傳寫誤也舊第
 三十一今升在上

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告言也。妻者齊也。天子尊無與二。故無匹也。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適讀為敵。禮記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足能行待相者。然後進口。能言待官人。然後詔。舌之官也。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告至備也。盡委於羣下。天子也者。執至重。形至佚。心至愈。志無所詘。形無所勞。尊無上矣。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之謂也。詩小雅北山之篇。率循也。濱涯也。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眾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

大讀為太。上至尊之號。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為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為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道謂政令。是故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治世曉然皆知夫為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自請刑戮。治世元刻。無治字。由猶通。故莫不。宋本無。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言人人自得其罪。不敢隱也。與或斷章取義。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不當則為下所侮。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言當罪而用賢。歸於

至公也。謂若極。鮒與禹。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
 殺管叔。封康叔。之比也。然各以其誠通。善惡分。然其忠誠。是以為善者勸。為
 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
 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尚書甫亂
 世則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
 泰誓所謂。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公故一人有罪。而三
 羊亦云。尹氏卒。曷為貶。譏世卿也。故一人有罪。而三
 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三族。父
 也。夷。滅也。均。同也。謂同被其刑也。○案。士昏禮記。惟
 是三族之不虞。鄭注。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
 也。又注。周禮。小宗。伯。禮記。仲。尼燕居。皆云。三族。父子孫。先祖當賢。後子孫必顯。
 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當賢。謂身當
 賢人之號也。

列從。謂行列相。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
 哉。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峩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
 今之人。胡憯莫懲。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之篇。
 頂曰。冢。峩。者。崔嵬。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言易位也。鄭
 云。憯。曾也。懲。止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
 之人。何曾無。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論議法。以義制
 事。則知所利矣。則利博。事論知所貴。則知所養矣。事
 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養。謂自奉養所出。謂所從也。二者是非之
 本得失之原也。故成王之於周公也。無所往而不聽。
 知所貴也。桓公之於管仲也。國事無所往而不用。知
 所利也。吳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國至於亾。倍道失賢。

也。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流，邪移也。各，知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施，謂不乖悖。施，式政反。分，扶問反。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捷，速也。長幼，各任其力。故事業成而有所休息之時也。故仁者，仁此者也。疏，序長幼也。此謂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也。愛說此五者，則為仁也。義者，分此者也。分，別此五者也。使節者，死生此者也。能此五者，死生此者也。忠者，悃慎此者也。慎，讀如順。人臣能厚則為名節也。兼此而能之，備矣。兼此仁義忠節而備，而不矜，一自能之，則為德備也。

善也。謂之聖。善則謂之聖人。夫眾人之心，有一善則揚揚如也。聖人包容萬物，與天地同功，何所矜伐為也。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不矜而推眾力，故天下不敢爭能。而極善用於眾功，矜則有敵故不有，而不有也。夫故為天下貴矣。不自有。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曹風尸鳩之篇言善人君子，其儀不忒，故能正四方之國。以喻正身待物，則四國皆化。恃才矜能，則所得者也。小也。

荀子卷第十七

荀子卷第十八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成相篇第二十五

以諭意漢書藝文志謂之成相三章舊辭蓋亦賦之流也
 或曰成相在相故作相之義非謂成相在相也荀卿
 雜語故降在下○成相之義非謂成相在相也荀卿
 但以國君之愚闇為戒耳禮記治亂以相也乃樂器
 所謂春牘又古者瞽必相審此篇音節即後世樂器
 詞之祖篇首即稱如瞽無相何佞義已明矣首句
 請成相言請奏此曲也漢藝文志成相辭十篇
 惜不傳大約託於瞽矇諷誦之詞亦古詩之流也逸
 周書周祝
 解亦此體
 請成相請言成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世之殃由
 愚闇以重墮賢良也墮許規反○案愚闇重言之者
 即下文愚以重墮賢闇以重墮賢闇之意注似尚有脫誤又
 荀子 卷十八 成相篇 一 嘉善謝氏

見用虞滅秦穆公任之強配五伯六卿施公穆公秦穆
 虜遷徙於秦六卿天子之制春秋時大世之愚惡大儒
 伯讀曰霸六卿六卿施言施六卿也
 國亦僭置六卿六卿施言施六卿也
 逆斥不通孔子拘也拘謂逐大儒不使通
 春申道綴基畢輪也禽魯大夫無駭之後名獲字子
 三見也春申楚相黃歇封為春申君綴止也與輟
 同畢盡也輪傾委也言春申為李園所殺其儒術政
 治道德基業盡傾覆委地也此請牧基賢者思治
 春申句有誤必非指黃歇注非
 堯在萬世如見之讒人因極險陂傾側此之疑
 言當疑此讒人因極險陂傾側此之疑
 人傾險也此讒人因極險陂傾側此之疑
 文武周文王武王伏戲古三皇太昊由之者治不由
 氏始畫八卦造書契者戲與義同
 者亂何疑為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後王
 當時

之王言欲為至治在歸復後王慎墨季惠百家之說
 謂隨時設教不必拘於古法
 誠不詳慎到墨翟惠施或曰季即莊子曰季真之莫
 王犀首惠施同時人也韓侍郎云或曰季梁也列子
 曰季梁楊朱之友言四子及百家好為異說故不用
 心詳明之治復一條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言堅固
 詳或為祥
 眾人貳之讓夫弃之形是詰則兼弃之但詰問治之
 形狀言侮嫚也或曰形當為刑則兼弃之但詰問治之
 無德化唯刑戮是詰言苛暴也
 如此象聖人平如水而有執直而用拙必參天而有
 上疑脫二字言既得權執則度已世無王窮賢良無
 以繩接人用拙功業必參天也
 者與賢暴人芻豢仁人糟糠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
 良窮困
 術行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脩百姓寧明德慎罰國
 嘉善謝氏

家既治四海平治之志後執富為治之意後權執與
路息也君子誠之好以待君子必誠此處之用處之敦固有深
藏之能遠思敦厚也有讀為又既處思乃精志之榮
好而壹之神以成通於神明也精神相反一而不貳
為聖人不相反謂反覆治之道美不老老休息也莊子
治當日新為君子由之佼以好也佼亦好下以教誨子
弟上以事祖考親以下以仁事成相竭辭不廢論成相
之事雖終篇無願君子道之順以達道言說也辭既
必弘順宗其賢良辨其殃孽君子尋成相之辭必能
而通達宗其賢良以致治辨其
殃孽之
為害也

請成相道聖王道亦言說前章意堯舜尚賢身辭讓
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莊子曰堯讓天下於許
州支父子州支父曰子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
暇治天下也遂不受舜讓天下於善卷善卷不受遂
入深山不堯讓賢以為民所以不私其子汜利兼愛
知其處也堯讓賢以為民所以不私其子汜利兼愛
德施均辨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堯授能舜遇時
尚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不遇世孰知之蓋以
堯不德舜不辭皆歸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
面而立萬物備委任羣下舜授禹以天下舜所以授
下之尚得推賢不失序為德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
者予謂殛鯀興禹又不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
私其子讀為與

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亂惡善之弊隱諱疾賢良

由姦詐鮮無災隱諱過惡疾害賢良患難哉阪為先

聖阪與反同反先聖之所為患難哉阪為先二句

韻阪為先三字未詳揚注不得其句蓋此篇通例兩

三字句一七字句一四字句又一七字句如此五句

章也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前

也覆猶不知戒更何有覺悟之時不覺悟不知苦迷

也前車已覆四字句更改也不覺悟不知苦迷

惑失指易上下中不上達蒙揜耳目塞門戶不能闢

直惡心無度邪枉碎回失道途為辭讀已無郵入我獨

自美豈獨無故故事也不可九責於人自美其身已

日下無獨字無獨字已亦有事而不知其過也或

有讀日又所謂貳過也後遂過不有悔不有悔

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人之態不如備如當為知言

不知爭寵嫉賢利惡忌忌利在惡妬功毀賢下斂黨與

上蔽匿斂聚也下聚黨上壅蔽失輔執失輔弼之臣

任用讒夫不能制孰公長父之難孰公長父皆厲王

名墨子曰厲王染於壻公長父榮夷終壻公與孰公

或為郭知孰是或曰孰公長父即詩所云皇父也孰

染篇之號公長父也作郭字為是之難二字當屬下

為七字句注壻公宋本從立元刻從厲王流于彘

系字書皆無攷墨子所染篇作厲公厲王流于彘

嘉善謝氏

名在河東左傳晉大夫有彘子言孰公周幽厲所以
 長父姦邪遂使難作厲王流竄於彘
 敗不聽規諫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自
 古忠良多有遇害何獨欲衷對言不從衷誠也欲誠
 我哉自慰勉之辭也
 而遇禍也恐為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到而獨鹿棄
 之江獨鹿與屬鏤同本亦或作屬鏤吳王夫差賜子
 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罝罝麗此當是自到之後
 盛以罝麗弃之江也賈逵云罝麗小罝也○案楊云
 本或作罝鏤則訓劍不可易國語以下必後人採他
 說附益之罝草昭云當為罝此衍罝字而又訛罝作
 無水虞二字又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託
 於成相以喻意讀為志也
 請成相言治方言為治之方術君論有五約以明君謹守之

下皆平正國乃昌論為君之道有五甚簡約明白謂
 三也言有節四也上臣下職一也君法臣下職莫游食游食謂不勤於
 通利至莫敢恣五也事素滄游手也
 務本節用財無極事業聽上莫得相使一民力所與
 皆聽於上羣下不得擅相役使則民力守其職足衣
 一也禮記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也利往印上莫
 食民不失職則厚薄有等明爵服有別利往印上莫
 得擅與孰私得則利之所往皆印於上莫得擅為賜與
 田氏然印與君法明論有常論有常所以明在言表儀
 御同空亮反
 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皆以法律
 貴賤各以其才孰君法儀禁不為為君之法儀在莫
 有私佞於王乎既名器不移也說讀為悅教修之者
 不說教名不移而名器不移也說讀為悅

榮離之者辱孰它師歸王不敢離也刑稱陳守其銀守其分限稱尺證反銀與垠同下不得用輕私門法則私門自輕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罪也請牧祺明有基祺祥也請牧治吉祥之事主好論議必善謀五聽脩領莫不理續主執持五聽折獄之五之使權歸於下脩領宋本作循領今從元列注同聽之經明其請此而應上彼者唯詩釋文引徐廣曰古情參伍明謹實或假借作請又墨子書多以請為情施賞刑使明謹施其賞刑言精研不使僭濫也者必得隱者復顯民反誠民不計偽也言有節稽其

實及不欺誑在稽考行實也信誕以分賞罰必下不
 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隱遠至蔽則幽隱退
 吏敬法令莫敢恣此已上論君君出行有律五論
 既出則民所行吏謹將之無鉞滑將持也詩曰無將
 有法言知方也吏謹將之無鉞滑將持也詩曰無將
 紛汨同言不使下不私請各以宥舍巧拙請羣下不
 私謁各以所安不苟求也如此則以道事君巧拙各
 事亦皆止各以宥舍巧拙君制變君職在制變公察善思論不舍巧拙
 亂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貫律貫法之為條貫也
 亂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貫律貫法之為條貫也
 亂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貫律貫法之為條貫也
 亂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貫律貫法之為條貫也

賦篇第二十六所賦之事皆生人所切而時多不知者唯此言也舊第二十二今亦降在下

爰有大物爰於也言於此有大物夫人之非絲非帛大者莫過於禮故謂之大物也

文理成章絲帛能成繡黻文章禮亦然也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

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

無一焉而臣愚不識敢請之王言禮之功用甚大時人莫知故荀卿假為隱語問於先王云臣但見其功亦不識其名

唯先王能知敢請解之先王因重演其義而告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

先王為解說曰此乃有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

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雅正也似謂似續古人詩

曰維其有之匹夫隆之則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

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極明而簡約言唯歸於禮乃合此義也禮此目上事也如禮記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隆猶備也物萬物也或厚或薄帝不齊均

言人雖同見方所知或多厚或寡薄天帝或不能齊均也桀紂以亂湯武以賢

潛淑淑皇皇穆穆潛潛思慮昏亂也淑淑未詳或曰美也皇皇穆穆言緒之美也言或

智也周流四海言智慮周流四海不崇日言智慮周流四海

君子以脩躬以穿室子用智以脩身躬用智以穿室

皆帝不齊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言智慮大則參天

均之意也

行義以正事業以成。皆在智也。可以禁暴足窮百姓。
 待之而後寧泰。足窮謂使窮者足也。百姓待君上臣
 愚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言
常欲見脩潔之為親而雜汙之為狄者邪。智脩潔則
利遠害。穢汙則與夷狄無異。言險詐難近也。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法禹舜
 而能弇迹者邪。龔行爲動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
 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精華。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
 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
 之知。此論君子之智明知。小人之智不然也。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居謂雲物發在地時。

周密也。圓者中規。方者中矩。言滿天地大參天地德
 鉅大也。厚堯禹。參謂天地相似。雲所以致雨。生成萬物。其德
 厚堯禹。厚於堯禹者矣。藝文類聚。大參作大齊。注
 天地相似。上精微乎毫毛。而大盈乎大寓。寓與宇同
 似脫一與字。精微乎毫毛。而大盈乎大寓。言細微之
 時。則如毫毛。其廣大時。則盈於大宇之內。宇覆也。謂
 天所覆。三蒼云。四方上下為宇。上大參天地。此又云
 大盈大宇。故重言之。變化忽兮。其極之遠也。擻兮。其
 或大或小。故重言之也。忽兮。其極之遠也。擻兮。其
 相逐而反也。擻與劉同。擻兮。分判貌。言雲或慌忽之
 音印印。兮天下之咸蹇也。印印。高貌。雲高而不德厚
 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覆被之皆無捐棄也。惡往來
 昏憊。通于大神。昏憊。猶晦也。通于大神。言變化不
 為。晦也。出入甚極。莫知其門。門。謂所出者也。天下失之
 與也。

則滅得之則存成雲所以弟子不敬此之願陳君子設
辭請測意之弟子荀卿自謂言弟子設辭請測其意亦言
雲之功德唯君曰此夫大而不可塞者與故曰不塞充
子乃明知之也
盈大宇而不窳入郄穴而不偏者與
大宇幽深則入郄穴而會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託者
無偏側不容也窳它弔反
與訊書問也行遠疾速空於託訊今雲者虛無故不
不可依託託繼續也
疑是訊託誤倒耳注或作託訓亦似誤往來悒憊而
不可為固塞者與
而不億忘者與
不億度疑忘言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
果決不測也

所私置又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風與雲並行故
言無偏頗
生子故冬日作寒夏日作暑
請歸之雲
唯雲乃可當此說也
也明
有物於此儻儻兮其狀屢化如神
貌變化即謂三俯三起成蛾蛹之類也
功被天下為萬世文飾禮樂以
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
為鄰
繭成而見殺是身廢棄其耆老收其後世
人屬所利飛鳥所害
飛鳥則害而食之
臣愚而不識
嘉善謝氏

請占之五泰占驗也五泰五帝也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理皆務本深知蠶之功大故請

驗之也此與下文五泰宋本皆作五帝無五泰五

帝也五字注今從元刻與困學紀聞所引合古音帝

字不與敗世害韻五支六脂之別也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

首者與女好柔婉也其頭又類馬首周禮馬質禁原

精月值大火則浴其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

種是蠶與馬同氣也

者與壯得見殺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為蠶之時未

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游謂化前亂而後治

治夏生而惡暑生長於夏喜溼而惡雨溼謂浴其種

也惡雨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互言三俯三起事乃大已

俯謂臥而不食事乃大已言三起夫是之謂蠶理帝五

之後事乃畢也謂化而成繭也

言此乃蠶蠶之功至大時人鮮知其本詩曰婦無

之義理也蠶公事休其蠶織戰國時此俗尤甚故荀

卿感而賦之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山阜鐵無知無巧善

治衣裳為智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

章合離謂使離者相合文以能合從又善連衡從豎

章亦待其連綴而成也

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見猶顯也不自顯時用則

存不用則順時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

生鉅其成功小者邪為鐵則巨長其尾而銳其剽者

耶長其尾謂線也剽未也謂箴之鋒也莊子曰有實

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剽杪末

嘉善謝氏

奇子 賦篇 七

之意匹頭銛達而尾趙繚者邪重說長其尾而銳其

小反言箴徒尾掉而一往一來結尾以為事則趙讀為掉掉繚長

繚也掉徒尾反一往一來結尾以為事然後行箴無

羽無翼反覆甚極極讀為急也尾生而事起尾遑而事已

尾遑迴盤結也簪以為父管以為母簪形似箴而大故

則箴功畢也管所以盛箴故曰為母禮記曰箴管線續

狀其形也管所以盛箴故曰為母禮記曰箴管線續

也○簪當為鑽子貫反謂所以琢箴之線孔者也箴

故曰為父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理義

箴古者貴賤皆有事故王后親織玄統公侯夫人加

修婦之功故託辭於箴明其為物微而用至重以譏當世也

天下不治請陳侷詩荀卿請陳侷異激切之意也天地易

位四時易鄉皆言賢愚易位也鄉猶方也春夏秋列

星殞墜旦暮晦旨列星二十八宿有行列者隕墜以

隕墜也或曰當時星辰幽暄登昭日月下藏言幽闇之

之位君子明如日月公正無私反見從橫言公正無

見謂從橫反志愛公利重樓疏堂欲在上位非謂重

樓疏堂之無私罪人懲革貳兵懲與微同備也貳副

榮貴也於去惡也言去邪嫉惡乃以微道德純備讒口將將

備增益兵革之道言彊盛也仁人紕約敖暴擅彊紕退

將去也將將讀為鏘鏘進貌仁人紕約敖暴擅彊紕退

或曰將將讀為鏘鏘進貌仁人紕約敖暴擅彊紕退

天下幽險恐失世英天下幽暗凶險如此螭龍為螭

螭鴟梟為鳳皇說文云螭如龍而黃北方謂之蛇螭

聖反謂之螭螭鴟梟比干見剝孔子拘匡昭昭乎其

之惡反以為鳳皇也賦篇

嘉善謝氏

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旨也。也。此蓋誤耳。當為拂乎。其遇時之不祥也。郁郁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旨也。也。此蓋誤耳。當為拂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皓與昊同。昊天，元氣昊大也。憂不可竟也。復自解釋云。亂久必弟子勉學。天不也。言天道福善，故曰不念。恐弟子疑也。聖人其手時幾將矣。共讀為拱。聖人拱手，言不得用也。幾辭也。將送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反辭，反覆敘說之辭。猶楚詞亂疑惑之人，故更願其小歌曰。此下章即其反辭。故以亂辭敘之也。○曰各本多作也。有念彼遠方，何其塞矣。遠方猶仁一本作曰。今從之。

人紉約暴人衍矣。

衍，饒也。○衍，不與塞服為韻。服字本有作股者，則塞或塞字之誤。

忠臣危殆，讒人服矣。

服，用也。本或作讒人。

璇玉瑤珠，不知佩也。

說文云：璇，赤玉也。孔安國曰：瑤，美石也。此四寶

美雜布與錦，不知異也。

雜布，今本禹貢注亦皆誤為

古之美女，後語作明。

楚詞：閭婁子奢，莫之媒也。閭

一名明，隙漢書音義。

昭曰：閭，梁王魏嬰之美女。

子奢，當為子都。鄭之

莫之媒，言無入為之媒也。婁子

為奢耳。後語作子都。

莫之媒，言無入為之媒也。婁子

于反。○明是閭字。

媒母力父，是之喜也。帝時人力父

未詳。喜悅也。○力父，

俗本作刀。以旨為明，以聾為聰。

以危為安，以吉為凶。

嗚呼上天，曷維其同。此言惑亂而

荀子卷第十八

告上天曷維其同言何可與之同也後語

藏版

作曷其與同此章即遺春申君之賦也

荀子卷第十八

江戶朝川恒校字

